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是陽明乃比之好色好貨而謂之逐物何哉究其病原蓋以一字看作理字故也殊不知主一之說本出自程子程子但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是主一者不過心有主而不他適之謂耳陽明不考程子訓一之義而以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故於讀書接客皆看做外物而以一心在讀書接客上爲逐物也夫主一自是與逐物不同主一者其主在我所謂以心使心也逐物則心馳於外而忘其在我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毫釐千里之分全在主字逐字上陽明卻就一字物字

上分別所以失之且既以讀書接客爲外物矣及論格
物則又謂心外無物而以物爲心焉何其言之不相應
哉蓋由陽明以心學爲主而格物是大學入門下手處
故硬以心字訓物字以爲不如此則與逐物者無異也
卻不思格物逐物爲己爲人之別不在心字物字上亦
全在格字逐字上王氏曰析理精確不易之論要知陽明亦造次禦人之詞非實見得是也
○熒日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夫且則仁奚言逐物況先生曰博文是約禮功夫則讀書必非逐物矣
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
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

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善如堯舜善到分際惡如桀紂惡亦已到分際都無去處陽明乃謂桀紂未死惡寧止此非也借桀紂未死只是他爲惡之件數多些亦必不能復加何也桀之惡至於率遏眾力率割夏邑使有眾率怠弗協曰時尸曷喪予及汝皆亡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斲朝涉之脛作炮烙之刑使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夫紂之民非桀之遺民也而或欲與亡或欲與喪怨若一口則以桀紂之惡異代同甚故也向使二惡未

甚民尙有生路之可移則孰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願與之喪與之亡者哉子貢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非以爲不甚也正甚紂之惡以爲不應有此爾所謂商罪貫盈是也今日桀紂未死惡寧止此是猶以其惡爲未甚未盈也使果未甚未盈必何如而後謂之甚已盈耶武王作誓惟言受罔有悛心正以罪惡至此不可復加一無悛心便爲極惡然則受雖再生數十年亦只是不悔前惡而已況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潮勢之緩不流束薪桀紂果若未死則其人向老亦當頗有慈心如

唐史所論武后者矣豈有更甚之理乎陽明但欲伸其
惡無盡之說而乃爲桀紂分疏亦異乎子貢之見矣至
於望道未見之說亦只是孟子狀文王之心如此非文
王真有未見也詩曰誕先登于岸岸固道之盡處也傳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
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
敬孝慈信者至善也至善者善之盡處也岸而登至善
而止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乃因其望道未見
之心而遂謂善無盡何待文王反不如待桀紂也耶

王氏

日開手四句便已斷盡春秋筆
也后邊辨析詳盡議論不磨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
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

昔屠宗師講學於天寧寺問精一之旨如何慈學李占
泉對曰精是一的工夫子曰不然當初堯授舜時只說
允執厥中至舜授禹時始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可見精一是執中的工夫若精是
一的工夫當初下語時不當以二惟字對言下文又不
須贅著允執厥中矣李默然府學周太霞曰陽明先生

以世儒分析太甚故言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爲合一之說占泉蓋忘卻主意一邊爾當時倉卒亦不復辨究以爲精一對言者乃分陰分陽之意而陽明主意工夫之說殆根陰根陽之意而已矣今讀此段而以其結句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者反覆推之然後知其所謂主意工夫者正是發明精是一的工夫之旨太霞蓋考之不詳而予於是時亦失其所以辨詰也蓋天地綱縕之理不出一高一厚之外幽明感通之故不在一卜一祝之間纔說精一則中間許多意義合下便

已渾全周備不容說矣陽明乃以世儒分析之故而爲說以教之已自多了借欲救之亦必以惟精爲惟一的主意惟一爲惟精的工夫庶幾彼此相發而分合可明若如今所云則是以惟一爲先惟精爲後既失其本文之序惟精則重惟一則輕復失其交戒之意雖若以主意工夫對言而實與李說無大相遠矣豈非欲矯分析之失反成偏廢之弊而其爲害又有甚於分析者乎此愚所以深疑而未解也及考曰仁所錄有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然後釋

然自喜曰知行精一其名殊而理則一者也安有論知行則主意工夫如此而論精一則主意工夫又如彼必陽明所說只是這箇而傳而習之者或以爲如此或以爲如彼爾至其訛以傳訛而不知其非假之又假而遂信其是則其說益長而其見益鋜其見益鋜而其真益亂其真益亂而其和益眾其和益眾而其術益行以至今日而猶未已可畏也故知語錄等書最不易看蓋其所聞或有親承傳說之不同所記或有工拙詳略之各別或得意於語言之外不拘其詞或模擬於形迹之間

反失其意或不徒失其意而且併其詞而失之或不徒失其詞而甚以己意而入之苟不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則如此疑者終不可得而解矣幸其得失是非彼此錯見而明者或因得之以爲左證也不寧惟是嘗觀王龍溪所錄沖玄會載陽明之言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果如其說豈不顛倒錯亂而爲賊道之尤乎及考其平日之言但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又曰戒慎恐懼便是脩道工夫其言如此初未嘗以戒慎恐懼爲本體而不作工夫也故凡此等可疑處

皆是其徒傳錄之誤未必本來如此然博文卽約禮的工夫惟精卽惟一工夫曰仁亦有此語且以爲始雖落
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何也曰道理至大便如此
說亦非無一般意思可想處且其端緒亦有自來如云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豈非學問思辨
卽爲仁的工夫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非
博學詳說卽反約的工夫耶陽明不把將來說破與人
以自神其說正是禪家莫度金針之意而其徒一向傾
信他也不去思量到這箇是孔門弟子尋常講習的舊

話便遂以爲落落難合又遂以爲不覺手舞足蹈皆坐
見小爾何但博文卽約禮工夫便說約禮卽博文工夫
亦未必無理何但惟精卽惟一工夫便說惟一卽惟精
工夫亦自有可通然終是偏枯險絕之論聖門自有平
易正大的門戶何苦不去理會而必尋討傾邪捷窄之
路以快一時之論而蕩惑天下後世之人心耶巾幅刻此○王
氏曰陽明只是以餘意爲正意而自以爲奇所以失之
偏僻此論委曲詳盡徹上徹下金釧之度無以踰此太
有功於聖學卽置百喙
不能爲陽明分疏矣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

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
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晦菴嘗言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又言
聖人之心萬理畢具又言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
備又言性是心之道理又言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
穿則所謂心卽性性卽理之說朱子豈不知之而下一
與字於心理之間哉蓋以人而言則心卽性性卽理若
下與字是二之也以人對事物而言則在人爲心在物
爲理不下與字又無別也朱子此言爲格致而發致知

者致吾心之知也格物者格事物之理也不無內外精
麤之別故下一與字非專指人心而言也所謂言固各
有攸當也正如孟子嘗斥食色性也之非矣而其自言
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豈可據其前說而謂後說之
非乎程子亦有性卽理也之說矣而他日又曰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豈可信其前說而疑後說之反乎蓋道不
可以一端盡也而言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有偏者有全
者有異者有同者有前後不相應者有彼此互相發者

有文詞不類而意實同者有形迹昭合而道殊絕者苟不參伍以通其變融會以要其歸或以文害詞或以詞害意或滯其迹而不稽其心或得其一而不知其二是爲高叟之固咸丘蒙之執矣幾何不以小弁之怨爲小人北山之說爲臣父哉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朱子心與理之言正其不合而可疑處使陽明如周公之仰思繼日將必有幸而得之者矣而遂指斥其下字之非蓋由不根究其語意所自徒見此語何如之間遂以已

意答之而已嗚呼先輩不可輕議也如議之當如老吏斷獄必搜尋其案卷鉤當其情由的的焉無毫髮可借而後決之然後被罪者心服而無辭若陽明者不盡其辭而決之者也設晦菴復生其肯伏之乎其能無辭乎或曰是固然矣但不以理屬人而屬之物是人之靈不如物矣不能無疑曰是不然心卽性性卽理言心則理自該故只言心無害也若事物則不可以言心但有理而已故不得不屬之爾且如孔子言仁者人也孟子則言仁人心也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豈孔子